

● 罗德运

一部崭新的目录学教材 ——《目录学教程》评介

摘要 《目录学教程》被教育部列入“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该书具有如下特点:内容丰富、结构合理,资料翔实、论述详备,内容观点与时俱进,吸收了近年最新研究成果。参考文献4。

关键词 目录学 目录学教程 核心课程教材 书评

分类号 G257

ABSTRACT *Textbook of Bibliography*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list “Textbooks for the 21st Century”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makes a review of the textbook, and summarizes it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comprehensive contents, rational structure and latest issues. 4 refs.

KEY WORDS Bibliography. Textbook of Bibliography. Textbooks for core curricula. Book review.

CLASS NUMBER G257

以彭斐章教授为主编、陈传夫教授为副主编的《目录学教程》^[1]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面世。该书作为教育部高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的高校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系列教材之一,被教育部列入“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中。这是一部很值得为图书馆学教育者重视,也很值得为目录学研究者关注的大学教材。其优良之处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内容丰富,结构合理。全书9章,前3章为理论部分。第1章“目录学基础理论”,全面讲述了目录学的基本理论,是具有概论性质的序论性论述。第2章“中国目录学的产生与发展”,讲述了中国目录学的产生、发展历程和现状。全章分7节,先按中国传统目录的种类,即官修书目、史志目录、私人目录、专科目录与特种目录、导读目录等序列节次;再在每种类型目录中举其大要,重点讲授其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书目。本章分别对宋代、明代和清代5位卓有成就的古代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以及近代学人的目录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论述,较为清晰地勾画了中国目录学从古典目录学到现代目录学发展演进的脉络。第3章“西方目录学的产生和发展”,对西方目录学的起源、发展历程和现状作了充分的阐述。从西文“目录学”(Bibliography)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起,迄至20世纪末,时间跨度长达2400余年。将这个漫长的发展演进过程,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4个历史时期,广涉希腊、德国、法国、英国、美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等国家的目录学历史或其目录学家的书目实践活动,对其不同时期的重要目录学家及其具有深远影响的目录学著作和重要的书目著作,均作了介绍。本章目名称及其内容,不仅80年代初出版的《目录学概论》^[2]一书上没有,也为稍后几年出版、新世纪初修订再版的《目录学》^[3]教材所缺失。不同国度、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目录学,有着不同的内涵。全面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对于初学目录学的大学生,是十分必要的。

后6章为实践部分,着重讲述目录学的应用技术。较之《目录学概论》,新增了第6章“书目控制”、第7章“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第9章“书目文献资源的利用”和第8章的第3节“图书在版编目的基本理论问题”等章节,因而内容更为丰富。本书适当地改变了《目录学概论》的章节结构,不将国家书目、联合目录、推荐书目、专题书目、地方文献书目、个人著述书目、书目索引,各列为专章(《目录学概论》第6章至12章的章目名称),而是将上述各个具体内容分别充实到有关章目之中。如第5章的第3节“索引编纂法”,包含了前书第12章“书刊索引”的内容;第8章的第1节“国家书目的基本理论问题”、第2节“联合目录的基本理论问题”,涵盖了前书第6章“国家书目”、第7章“联合目录”的内容,等等。分析比较,不难发现如此结构的合理性:将国家书目、联合目录、推荐书目、专题书目、地方文献书目、个人著述书目、书目索引,作为各自独立的专章,不仅内容显得单薄了些,而且就其各自的内容而言,似难以构成较为完整的专章体系;而将其分别充实到有关章目的相应节次之中,既减少了章目的数量,又丰富了以节为单位的内容,因而结构更趋合理。

第二,资料翔实,论述详备。本书以翔实的资料为依据,将目录学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并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对其起源、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都作了详尽分析。如关于目录学的起源,在中国商代,出现了甲骨文献排列的现象,并“产生了简单的著录文献的目录”,这是其胚胎时期。在古希腊,“目录学”这个词萌芽于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3世纪出现了目录的雏形(《目录学教程》第5页。凡出自本书者,以下均只注页码)。可以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目录学都是源远流长。目录之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至清代蔚为大宗,被视为显学。中国有丰富的书目工作传统,有关书目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目录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书中引用了大量古今中外文献,编著者不掠前人和他人

之美,对被引用文献,均作了脚注。

自汉以降,我国才逐步形成目录学的理论命题。宋代学者郑樵通过对前人书目工作经验的系统总结,撰成《通志·校讎略》,被称之为“我国目录学史上最早的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第5页)。然而即便如此,郑樵仍不取目录之名,不承认目录学的专称。清乾嘉时期著名学者章学诚标举校讎学,完全否认目录学的存在。自章氏至今,还有人不断提出目录学不能独立成为一门科学(第8~9页)。因此,中国学者对目录学的定义存在着诸多分歧,至今仍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提出了各种学术观点。这些学术观点尽管各不相同,但无一不是好学深研之士精心涵泳探索多年的学术成果,都不失为一家之言。本书将这些不同的学术观点,归纳为“图书说”、“目录说”、“图书和目录说”、“关系说”、“矛盾说”等5种,详列各家观点,所述全面详备,没有门户之见。对上述5种观点之外的“目录事业说”、“图书、目录、读者三者关系说”等也略加叙述,启迪人们思索。本书从研究目录学领域的特殊矛盾入手,通过分析得出结论:揭示与报导文献信息与人们对文献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目录学领域诸矛盾现象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这个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也就是目录学的研究对象(第10页)。所述文字是前书的10倍,论述不流于肤浅,结论不乏真知灼见。

过去凡提到国外目录学及其研究,总是以苏俄目录学、苏俄目录学研究为主体。中国学生之了解国外目录学研究,大抵也只限于苏俄的极少数目录学家的目录学观点和著作。本书压缩了对苏俄的论述,增加了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内容,客观、真实地介绍了国外目录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科学地论述了域外目录学的发展趋势,论述全面圆满。

第三,反映了信息时代目录学的与时俱进。现代目录学在广泛应用于各门具体的学科研究之中,不仅提高了各门具体学科的研究效率,也使自己的研究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扩展和更新。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也不失为一种扩展、更新中国目录学研究内容的良法。自引进“书目情报”概念之后近20年来,随着中国书目情报工作不断深入发展,书目情报需求与书目情报服务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加速了中国目录学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进程。

本书以“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为章目,除了为提高学生的书目情报能力、掌握书目情报服务方法外,也反映了信息时代目录学的与时俱进。现代目录学已不是单纯的读书治学之学,它已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日益增长的庞大文献与人们对其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为对象的科学。这是多年来学界探讨的热门话题。中国目录学只有不断地对传统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进行反思,吸收新的学科知识与方法,拓展研究视野和研究内容,构建新的研究体系,才能从传统走向现代。网络信息对目录学研究思路和书目利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引起目录学界的高度关注。对网络环境下目录学发展的新理论、新技

术和新方法的探索,对网络信息组织、管理和利用的研究(第277~285页),都体现了目录学研究的与时俱进。

第四,吸纳了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各章末附参考文献165篇(部),去掉重复,共149篇(部)。其中中文文献127篇(部),内含汉译外文文献5篇(部);英文文献22篇(部)。中文参考文献有专著、教材、期刊论文、博士学位论文、资料汇编、网络文献等。以上世纪90年代的文献居多,80年代次之,新世纪4年来的文献更多达20余篇(部),反映了目录学研究的新进展。

然而,“黄金无足色,白璧有微瑕。”本书也有一些明显的疏误之处。如追溯西方目录学研究的起源,以公元前3世纪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编撰图书馆目录作为例证之一,并称“可以肯定”,藏书建设和图书馆目录编制“这两项具有目录学本质功能的工作在亚历山大时代已经是高度发达的艺术。”(第102页)史上通常将古代亚洲和非洲东北部的奴隶制国家,统称为“古代东方”。古埃及是地处非洲东部的奴隶制国家。它同巴比伦、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被誉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毋庸置疑,古埃及是“古代东方”国家。再如,对外国人名、地名、书名似书写亦欠规范,有些叙述存在前后抵牾,等等。虽瑕不掩瑜,还望今后重印时能加以修正,以臻完善。

末了,还要说几句不算题外的话。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大学无不重视目录学教育,但凡公立、私立大学普遍设课讲授,更有将其“列为大学一年级必修课程”之议^[4]。在大学里目录学一般都由名师授课,培养了一批卓有建树的目录学家。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著名学者王重民教授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中文系、历史系学生讲授目录学。如今在一些高校,目录学课程由图书馆学专业的必修课改为选修课,或进而取消不开。若长此以往,目录学必将后继乏人,这决非杞人之忧。目录学教育的衰落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实际上它只是图书馆学教育式微的一个环节而已。好在它已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教育部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已确定目录学为图书馆专业本科核心教程之一,必将极大地推进目录学教育的发展。与之相配套的《目录学教程》又被列入“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这都是值得庆贺的。它的出版,对推动目录学教学和目录学研究,都具有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彭斐章. 目录学教程.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 2 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目录学概论》编写组. 目录学概论.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 彭斐章,乔好勤,陈传夫. 目录学(修订版).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 4 何多源. 论“目录学”及“参考书使用法”应列为大学一年级必修课程. 教育杂志,1939,29(8)

罗德运 中南民族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通信地址:武汉市。邮编430074。(来稿时间:2005-02-28)